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二十一回 造謠言徒遭冷眼 問衷曲暗泣同心

此回書又要講那魏聘才，在華府中住了一月有餘，上上下下皆用心周旋的□分很好，又因華公子待他有些顏面，銀錢又寬展起來，便有些小人得志，就不肯安分了。內有顧月卿、張笑梅，外有楊梅窗、馮子佩一班人朝歡暮樂，所見所聞，無非勢力鑽營等事，是以漸漸心肥膽大。從前在梅宅有士燮學士在家，雖不來管教他，自然畏懼的。而且子玉所結交的，都是些公子名士，沒有那些遊蕩之人。譬如馬困槽檉之中，雖欲泛駕也就不能。此時是任憑所欲，無所忌憚。一日，因張、顧二人有事，遂獨自出城，僱了一輛□三太保玻璃熱車，把四兒也打扮了，意氣揚揚，特來看子玉之病。

已到梅宅，進去見過顏夫人，即到子玉房中來。子玉已經病了月餘，雖非沉痾，然覺意懶神疲，飲食大減，情興索然。有時把些書本消遣，無奈精神一弱，百事不宜，獨自一人不言不語，有咄咄書空氣象。就是顏夫人，也猜不出兒子什麼病來，只道其讀書認真，心血有虧，便常把些參苓調理，無如藥不對病，不能見效。世人說得好，心病須將心藥醫。這是七情所感而起，叫這些草根樹皮如何解勸得來。只有子玉自己明白，除非是琴言親來，爽爽快快的談一晝夜，即可霍然。倒是聘才猜著了幾分，進來問了好些話。子玉因這幾日沒人來，便覺氣悶，聘才來了，也稍稍排解。問那華公府內光景，聘才即把華公子稱贊得上天下地選不出來，又誇其親隨林珊枝及八齡班怎樣的好，就說琴言也不能及他。

子玉聽到提起琴言，便又感動他的心事，即對聘才道：

「琴言原是吾兄說起的，及我親見其人，果是絕世無雙，怎麼如今說有多少比他好的呢？」聘才道：「琴言相貌原生得好，但其性情過冷，譬如一枝花，顏色是好極了，偏在樹高頭，攀折不到，叫你不能親近他，人若愛花，自然愛那近在手邊的了；譬如冬天的月，清光皎皎，分外明亮，人仰看時，那一片寒光，冷到肌骨，比起那春三秋八月的月，又好看又不冷，自然就不如了。」子玉道：「這是粗淺的比方。花若沒有人折，花便自保其芳；月到沒有人看，月更獨形其皎。若說難折的花，固不親於人手，若遇珍禽翠羽，仙露清風，越顯花的好處，豈非難攀所致乎！若說寒天之月，固不宜於人賞，若遇寒梅白雪，清波彩雲，愈見月的清光，豈為寒冷所逼乎？大約琴言之生活活色，人所能知，而琴言之摯意深情，人罕能喻。第以尋常貌似之間取之，故有雅俗異途之趣。世有琴言遭逢若此，此天之所以成此人，不致桃李成蹊也。」這一席話，子玉心內真是深知琴言，故有此辯，沒有留心竟把個魏聘才當作俗人異趣了。聘才心上有些不悅，只得勉強應道：「很是，很是。琴言的好處，我早說過，大抵世間人非閣下與我，就不能賞識到這分兒了，我也想去看看他，不曉得他到底是什麼病？」子玉道：「你今日去麼？」聘才道：「且看我還有點事，如便道就去的。」子玉道：「你若見他，切莫說我有病。他若問你，你說不知道就是了。」聘才道：「我會說，你有什麼話告訴我，我替你說到。」子玉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話。」又停了一回道：「就說我叫他不要病。」聘才笑道：「你怎麼就能叫他不要病？你能叫他不要病，他自然也能叫你不要病了。」子玉自知失言，也就笑了一笑，又忙忙的改口，說道：「已經病了，這也沒法，但是我勸他切莫要病上加病。他若曉得我病，你就不必瞞他，只說我的病不要緊，幾天就好的。你說香晚這個最好的，常可以找他去談談，只要鬱悶一開，自然好得快了。」這句話，聘才卻不甚懂，便也答應了。子玉又道：「我也不能去看他，他見香晚就是了。」子玉一面說，神色之間，便覺慘淡。聘才明白這病，為琴言而起，便又想到：「庚香真是個無用之人，既然愛那琴言，何妨常常的叫他，彼此暢敘，自然就不生病了。何必又悶在心裡，又不是閨閣千金，不能看見的。」便辭了子玉，也不去找元茂，略到賬房門房應酬應酬就出來，一直到櫻桃巷琴言寓裡來。

恰好長慶出門去了，聘才便徑進琴言臥室。只見綠窗深閉，小院無人，庭前一棵梅樹，結滿了一樹黃梅，紅綻半邊，地下也落了幾個。忽聽得一聲：「客來了，莫要進來！」抬頭一看，簷下卻掛了一個白鸚鵡，見聘才便說起話來。對面廂房內，走出一人，便來擋住道：「相公病著，不能見客，請老爺外面客房裡坐罷。」聘才道：「我非別人，我是和他最熟的。你進去，說我姓魏，是梅大人宅子裡來的，要看他的病，還有話說。」那人進去說了，只聽琴言在房裡咳嗽了兩聲，又聽得說，既是梅大人宅裡來的，就請進來。那人出來便笑嘻嘻的說：「相公請！」聘才進了屋子，卻是三間，外面一間，擺了一張桌子，幾張凳子。跟班的揭開了簾子，進得房來，就覺得一股幽香藥味，甚是醒脾。這一間尚是臥室之外，聘才先且坐下，看那一帶綠玻璃窗，映著地下的白絨毯子，也是綠隱隱的。上面是炕，中間掛一幅《壽陽點額圖》。旁有一聯是：「心抱冰壺秋月，人依紙帳梅花。炕几上一個膽瓶，插了一枝梅花。一邊是蕭次賢畫的四幅紅梅，一邊是徐子雲寫的四幅篆字。窗前放著一張古磚香梨木的琴桌，上有一張梅花古段文的瑤琴。裡頭一間是臥房了，卻垂著個月色秋羅繡花軟簾，繡的是各色梅花。

聘才再欲進內，只見琴言掀著簾子出來。聘才舉目看時，見他穿一件湖色紡綢夾襖，藍紗薄綿半臂，卻比從前消瘦了幾分，正似雪裡梅花，偏甘冷淡，越覺得動人憐愛。即讓聘才在上邊坐了，自己卻遠遠的坐在靠窗琴桌邊一張梅花式樣凳上，叫人送了一碗茶，又有個小孩子拿了一枝白銅水煙袋，與聘才裝了幾袋煙。聘才便道：「我聽得你身子不快，特地出城看你，近來可好些麼？」琴言聽得「出城」二字，即思想了一回，怪道庚香久不出來，原來搬進內城去了，因問道：「庚香幾時搬進城的？住在那一城？離此多遠？」聘才知琴言聽錯了，便道：

「庚香是沒有搬家，如今我在城裡住，不在庚香處了。」琴言聽了，便不言語，似覺精神不振，就有些煩悶光景。聘才想道：「他問庚香就高高興興的，對我就是這樣冰冷，實在可惡。橫豎他們不常見面，待我捏造些事哄他，且看他如何？」問琴言道：「這月內見過庚香沒有？」琴言道：「還是新年在怡園一敘後，直到如今沒有會見。」聘才笑了一笑，又說道：「我曉得近來庚香是不記得你了。」琴言聽了這句，著實詫異，便怔了一回，問道：「你說什麼不記得了？」聘才故作沉吟道：「沒有說什麼，我說庚香近來有事，自然也就記不得你了。」琴言忙道：「他有什麼事呢？」聘才道：「他有什麼事，不過三朋四友，總在一塊兒聽戲吃酒的事，沒有別的事。」琴言想了一想，覺得這話有些蹊蹺，因又問道：「我聞庚香有病，又聽得他到過怡園幾次，我沒有遇著。」聘才故意冷笑一聲，不言語。琴言心上更動了疑：「難道庚香近來真不記得我了，難道他與別人又相好麼？」因又想到：「那日玉齡這麼引他，他卻如此發氣，斷無與別人相好之理。聘才的話支支吾吾，半吞半吐，似乎又有些隱情在內。他說進城住了，是已不在庚香處，怎麼又曉得庚香的事呢，苦庚香竟沒一毫的事，他又何必來誑我呢。」便怔怔的低了頭想，又想到：「這聘才也不是什麼好人，他向來的話，是信不得的。我看庚香就是無心於我，也斷不致在外胡鬧。」心上雖如此想，卻又忍不住不問，問道：「我看庚香是個正人君子，不像愛鬧的人。」聘才想道：「我若說他認得的人，他會訪問，便對出謊來。若說個與他不來往的人，就沒對證了。」因慢慢的講道：「人的情慾是不定的。沒有引誘他的朋友，自然也想不起來。沒有嘗過這味兒，自然是不曉得。從來說『近朱者赤，過黑者黑』，有那一班混賬人，引他上這條路，又吃了些甜頭，自然也就往裡鑽了。」說到此，又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倒可惜庚香，起初倒是個正經人，講究些情致，不肯胡鬧的。始而我聽得人家講，我還不信。及至今日我去看他，我進去是向來不用通報的，一直到他書房外間，就聽見笑聲。他的雲兒就忙的了不得，高高的喊一聲：『有客來了！』及到我進去，庚香卻是臥在牀上，臉上發紅，有些慌張的樣子。我看屋子裡又沒人，笑聲也不像他，也不理會了。

與他講些話，他支支吾吾，所問都非所答。忽聽牀帳後有些響動，似乎藏著個人似的，我又不好問他，如可以見得我，也不用躲了。我就在他牀上坐了一坐，後面帳子又動了一動，偏偏我的扇子又落下地來，我就留心了。借著撿扇子，將他帳子揭開些兒，低頭一看，看見後面一雙靴子及衫子邊兒，是件白花綢綉的，我明白是個相公，倒猜著是你的。又想起你現病著，未必出來。又想到，是你，決不躲的。再看庚香滿臉飛紅，裝起瞞睡來，我怕他不好意思，只好辭了出來。走到門房門口，見跟那聯珠班內蓉官的得子與那些三爺們講話，我知道是蓉官了。玉儂，你想蓉官這種東西，交他做什麼？就叫個相公，也不用瞞人。我真不懂我們這個

兄弟的脾氣。我也知道你為了他，很有一番情。他起初卻很惦記你。又聽得人說，他找你幾回，你不見他，他所以心就冷了。你不問我，我不便說，你既問我，我就不忍瞞你。好頑相公，也是常事，我就恨他撇了你，倒愛這個琴官，不但糟蹋了這片情，也玷污了自己的乾淨身子。」琴言一面呆呆的聽，一面暗暗的想。心中雖是似信非信的，聽到此話不知不覺的一陣心酸，便淌了幾點眼淚下來。卻又極意忍住，把這話又想了一回，身子斜靠了琴臺，把一個指頭慢慢兒捺那琴上的金徽。因又問道：「你見庚香就是這麼樣，也沒有說些別的話？」聘才道：「我出房門時，他才說了一句，說：『你想必去聽戲，聽什麼班子？』我也沒有答應他，我就走了。」琴言道：「你這些話，都是真的？」聘才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我是說過謊的嗎？信不信由你。」琴言又道：「不是我不信，難道你坐了這半天，就這一句話嗎？」聘才道：「我本來沒有久坐，我又見他心上有事，也就不便多說。」琴言道：「庚香當真只說這一句話？」聘才道：「真沒有兩句，若有兩句來，我就賭咒。」琴言心上覺得□分難過，又不便再問，只得忍住了。聘才道：「我聽你們在怡園見面，彼此很好，又見你送他一張琴，後來怎麼樣疏的？聽說這琴也轉送人了。」琴言聽了，更覺傷心，低了頭，一句話回答不出來。聘才又道：「或者因你常到怡園，他因此動了疑。你既與他相好，就不該常在度香處了，也要分個親疏出來，這也難怪他有點醋意。」琴言心上一團酸楚，正難發洩，聽到此便生了氣，似乎要哭出來，說道：「你講些什麼話？什麼叫相好，什麼叫醋意，我倒不曉得。」便借這氣又哭起來，聘才心中暗暗的喜歡，便陪著笑道：「我說錯了，我知你是講不得頑笑的，不要惱我，與你陪禮。」便走攏來，想要替他拭淚。琴言嬌嗔滿面，立起身便進內房去了。聘才覺得無趣，意欲跟進去，只聽琴言叫那小使進去吩咐道：「你請魏少爺回府罷，我身子困乏，不能陪了。」說罷，已上牀臥了。

這邊魏聘才聽了心中大怒，意欲發作，忽又轉念道：「他是庚香心上人，糟蹋了他，又怕庚香見怪，權且忍耐，慢慢的收拾他。屢次遭他白眼，竟把我看得一錢不值，實在可恨。我不能擺佈他，也枉做了華公府的朋友了。只得忿忿而出，坐上了熱車，風馳電掣的去了。」

再說琴言在牀臥了，覺得陣陣心酸，淌了許多眼淚，左思右想，不能明白。忽想起素蘭那日之言，說同庚香前來，因為師傅請客，不得進內，說到此又被人打斷。這幾天又尋不著他，何不再尋他來一問，便知庚香的光景了。即著人去尋素蘭，素蘭回家即換了便服過來，這邊琴言接著，就在房裡坐下。素蘭道：「你尋我有什麼事？莫非又要我做庚香的替身麼？」琴言笑道：「我有一件好難明白的事，要問你。」素蘭道：「什麼難明白的事，你且說。」琴言道：「你方才說起庚香，你近來見他麼？」素蘭一笑道：「果然，果然！你除卻庚香，是沒有事尋我的。我們前日在怡園看龍舟，度香請庚香，他因病了沒有來。度香說起他的病，有一個多月了，臉上清瘦了好些，□天前到過度香處。並有一個笑話，說來人家真好笑，只怕你又要哭壞了，我不說罷。」琴言聽了，心上已覺回轉，便道：

「什麼笑話？你快快說罷。」素蘭道：「媚香的生日，田湘帆做了一篇小序，大家說做得好，度香便抄了。那一天，庚香來，靜宜便將小序給庚香看，庚香也贊了幾聲。度香在旁說道：『湘帆好一個濃豔文心，愈豔愈好，愈濃愈好。』度香正贊湘帆的文章，庚香忽說道：『玉儂自然在玉豔之上，玉豔雖好，尚遜瑤卿、媚香一籌，而玉儂則玉樹瓊花，似非人間花譜中可以位置。』靜宜、度香初聽了不知他說些什麼，後來想了出來：

他誤聽『愈濃、愈豔』，當是問你與琪官那個好？他就所以說出這兩句來，惹得靜宜、度香笑個不了。庚香也想出錯來，便著實不好意思，又支吾遮飾了幾句。這麼看起來，他是一刻不忘你的，將來就要人起魔來，這病倒有些難好呢，你聽了不要哭嗎？」琴言聽到此，便再忍不住，不覺嗚咽起來，淚珠便是線穿的一樣，把一個藍紗半臂胸前淹透了一大塊。素蘭安慰道：

「哭什麼？你病還沒有好些，就這麼傷心，正是雪上加霜了，所以我不肯對你講，知道你要傷心的。」琴言忽又蹬足道：

「這魏聘才真不是個東西，無緣無故的糟蹋人，玷污人，造言生事。」素蘭問道：「那個魏聘才？你因甚罵他？」琴言便將帕子掩了臉，索性哭個不止。素蘭只得再三解勸，勸得住了哭，把前日寶珠、蕙芳行的酒令說給琴言聽。說瑤卿還罷了，第一媚香尖利不肯吃虧的，偏偏吃了這悶虧；又聽得他為潘三纏不清楚，媚香卻不肯告訴人，人都傳說出來，說媚香也怕他，到湘帆處躲了好幾天，如今是交代下人：若是潘三來，總回不在家，又說他牀後開了一個門，通得廚房，為避潘三之計。

琴言聽了這些話，略有笑容。素蘭便問魏聘才是何人，琴言略把去年搭船進京，及住在梅宅的話，說了幾句，即對素蘭道：

「細聽起來，這魏聘才真是個小人，你問他怎的，不如不提他為妙。」素蘭道：「不為別的，我昨日在春陽樓吃飯，聽得說，掌櫃的鬧了一件事，得罪了華公府一個師爺，便送到兵馬司，打了二□個嘴巴，還出脫了幾□吊錢，又是兩桌酒席。」

聽得人說那個人也姓魏，叫什麼才，卻是華公府裡的。」琴言道：「我卻聽得他說，如今住在城裡，不在庚香處了，我也沒有問他在那裡。」素蘭道：「我聽走堂的說起來，卻說得原原委委。新年上，這姓魏的同了幾個人，帶著保珠、二喜，吃了五□幾吊錢，掌櫃的因不認識，寫賬的時候，想必說了什麼話。」

後來姓魏的還錢又零零碎碎的，此刻還沒有清楚。前日聽說同了兩個人，倒帶了五個相公，從已初進館，到申正才散，算賬有七□餘弔。掌櫃的不曉得他是華公府出來的，便支支吾吾的不肯寫，又說前賬未清的話。那姓魏的酒也醉了，就把筆摔了，又把大硯臺一推，推下櫃去，可可裡頭放著一桌傢伙，砸得粉碎。掌櫃的不依，喧嚷起來，經眾人幼散了。只得仍就寫了票子，票子上寫的上華公府師老爺。掌櫃的就著了忙，一面招陪他出了門，只道沒有事了。誰曉得第二天一早，兵馬司就是一枝火簽，一條煉子，拿掌櫃的套了就走。還是求了張仲兩，花了幾□吊錢，去講了情，只打了二□，才放出來；又送了兩桌酒席與張二爺。他們說是魏什麼才，方才聽你罵他，想必就是這個魏聘才了。」琴言道：「管他是不是，橫豎叫魏聘才的總不是東西就是了。」因又問道：

「那日你同庚香來，遇見我師傅請客。那一回的說話，還沒有說完，到底講什麼？」素蘭就把那一日子玉的光景，細細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「我也為你說得口渴了，你茶都沒有一碗。」琴言笑道：「說話說得要緊，忘了吩咐，快沏茶來。」素蘭吃了兩口茶，便笑道：「庚香與你倒是一樣的心腸，竟是一副板印出來的。」琴言道：「怎麼一樣呢？」素蘭道：「我看你屋子裡及身上，處處都是梅花，是因他姓梅，所以借這梅花，是睹物懷人的意思。庚香近來這上身都是琴。」琴言笑道：「我不信，怪重的東西，況這麼長的怎樣帶在身上？你別哄我！」素蘭便大笑起來道：「呸！你這個傻子，難道你身上種著梅花嗎？」琴言也笑了，素蘭道：「我聽度香說，庚香身上荷包、扇絡等物，無一不是琴的樣式，連扇子上畫的也是兩張琴，一張是正的，一張是反的，你說這心腸不是與你一樣麼。」說得琴言又哭了，素蘭道：「你要哭，我以後再不說了。」琴言又只得忍住道：「你再說，我不哭就是了。」素蘭笑道：「我也沒得說了，你方才恨這魏聘才，到底是什麼緣故？」琴言就把聘才方才說子玉的話，一一細說了一遍。素蘭沉吟了一回道：「據我看，庚香是斷無此事的，你斷不必信他。」琴言道：「我起初見他說的光景倒像真的一樣，倒有幾分疑心，今聽你講起庚香來，是斷斷沒有的事。只不曉得魏聘才這個雜種，定要造言生事，糟蹋庚香做什麼，真是人心都沒有了。」素蘭道：「想必是庚香得罪了他，也未可知。或者他要離間你們，他也有什麼想頭，也未可知。」琴言冷笑道：「他有想頭，難道他進了華公府，我就肯巴結他麼？」素蘭想一想道：「我倒囑咐你，這東西既然進了華公府，自然便小人得志起來，要作些威福，我們也不可得罪他。從來說惡人有造禍之才，譬如防賊盜一樣，不可不留一點神。」琴言道：「我是不管，我是不理他，他能拿我怎樣？」當下與素蘭說話，又問了些外間的事，直到二更之後，素蘭方自回去。臨走時又對琴言道：「歇幾天我想個法兒，請庚香來會會你。」說罷也自去了。不知魏聘才受了琴言這些冷淡，未必就此甘休，想要生出什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